

我對馬奇嶺童軍營地的情懷



馬奇嶺童軍營地，約佔地 300 多公頃，座落在馬奇嶺山脈中心，離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六十五公里，乘坐一般交通工具約兩個多小時便可到達。1959 年第 10 屆童子軍世界大露營在此處舉行，自此以後，菲律賓童軍總會便將它發展為菲律賓亞太區童軍中心。1973 年第 1 屆亞太區大露營、1991 年第 12 屆亞太區大露營和 2009 年第 26 屆亞太區大露營亦在此舉行。若把馬奇嶺童軍營地和英國倫敦的基維爾營地相題並論也不為過，因為它在我的童軍生涯中有極大的影響，這便首先要從第 10 屆世界童子軍大露營說起。

首次在亞洲舉行的世界童子軍大露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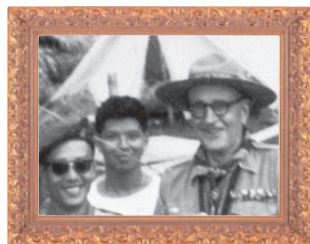
第 10 屆世界童子軍大露營在 1959 年 7 月 17 日至 7 月 26 日在菲律賓馬奇嶺營地舉行。自在英舉行的第 1 屆世界童子軍大露營開始，往後各屆舉行的地點不是在歐洲便是在北美洲。該屆世界童子軍大露營是首次在亞洲舉行，有 12,203 名童軍參加，加上領袖及營地職員，人數共有三萬多人，參加者來自 44 個國家，而香港童軍會亦派出 62 人的代表團，由當時域多利亞區區



總監謝炳奎出任代表團團長，而本人有幸以領袖身份成為團員之一，整個代表團有 6 名榮譽童軍，他們是郭耀坤、陳益中、李鉅能、

黃紹光、王煥章和石耀宗。當年的我只是個小伙子，在社會謀生只有年餘，當領袖也不過兩年光景，對團隊管理和青少年品格培養的技巧一竅不通，熱心有餘卻經驗不足，而大部份團員都是第一次乘搭飛機出國，其興奮及充滿期待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
香港代表團在營期前後參觀了馬尼拉附近的名勝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無名英雄紀念碑、聖奧古斯丁教堂、聖地牙哥堡馬尼拉大教堂、總統府和碧瑤等地。1959 年 7 月 17 日，我們進入馬奇嶺營地，正式享受大露營的生活。當屆大露營的主題是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」，所以除了開幕禮、閉幕禮和表演節目外，其他節目的安排都是給童軍們有機會去接觸及認識各國的童軍，了解他們的社會背景、生活習慣、宗教信仰和文字語言等等。這些別具意義的節目，包括有：相見日、迎賓日、友誼日、小狼日、東西交誼日、深資童軍日、貝登堡紀念日、國際兄弟日等。十日的營期轉眼過去，營友在營歌和「友誼萬歲」的歌聲中宣告營期結束，各國代表團的團員都依依不捨，互相道別，各自歸國。



難以忘懷的露營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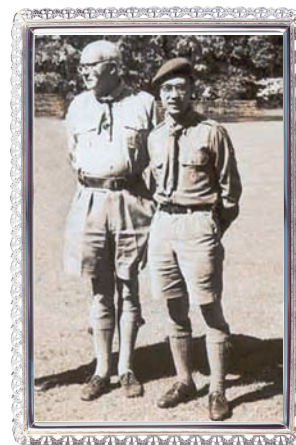
第 10 屆世界童子軍大露營雖然結束了，但馬奇嶺童軍營地的情景卻縹緲在我的腦海中，揮之不去。營中的青少年們熱情奔放，充滿活力，積極參與，而領袖們悉心為他們安排各項節目，應有盡有。雖然他們來自五湖四海，生活習慣、文化背景和宗教各有不同，語言亦異，但卻能和諧相處，如兄弟手足，互相敬重。營期內團員們都無拘無束，盡情享受露營樂趣；而領袖們則盡心盡力，任勞任怨地為他們服務，這些情景令我深受感動，並影響我日後更加積極參與童軍運動。為了深化對童軍運動的知識、技能和態度，我便報讀木章系統訓練班。1962 年，我前往當時的世界童軍訓練中心——英國基維爾營，參加童軍高級木章訓練班，班領導人是當時世界童軍訓練的首席尊科文(John Thurman)。回港後兩年，即 1964 年，我被邀任為香港訓練隊隊員，



當時我已經離開港島第 5 旅轉任為港島西區深資童軍區長。

歷任的童軍職務

1972 年，我首次重回馬奇嶺童軍營地，參加訓練主任高級訓練班(International Training Team Course)。其後我的服務範圍擴大了，責任亦隨之加重。1973 年，我兼任總部總監(深資童軍)，更負責修改深資童軍訓練綱要，以迎合香港深資童軍的需要。翌年，我負責舉辦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的全港青年隊伍聯誼大會，參加者來自七個制服團體，共八百多人。當年的參加者和工作人員，至今提起此活動時還是津津樂道。1975 年，我不再兼任總會職務，重回港島地域出任地域訓練總監，任職 17 年至 1992 年移民加拿大為止。其間，我在 1977 年隨團到加拿大滿地可參加第 26 屆世界童軍會議，由當年之香港總監馬基領隊。該次會議中，香港童軍總會被接納為世界童軍協會成員，脫離英國童軍總會。1979 年，我第二次回到馬奇嶺童軍營地，參加亞太



區訓練研討會。我定居多倫多一年後又再投入童軍服務，在多倫多第 11 旅擔任深資童軍團長一職，十五年後退任副團長。時至今日，我還是現役領袖，積極參與童軍活動。

重拾昔日點滴

2009 年 12 月 29 日，我第三次回到馬奇嶺童軍營地，參加第 10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金禧紀念重聚聯誼會。香港代表團共有 19 人，其中有 7 人曾經參加第 10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，他們是謝炳奎、陳益中、李鉅能、黃紹光、王煥章、林錫麟及周湛樵，而其他團員若非團員伴侶便是童軍元老，

只有國際總監王建明，為了照顧這班長者而隨團出發，實難得之至。參加第 10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金禧紀念重聚聯誼會的總人數只有 36 人，分別來自英國、日本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台灣及香港，全都是七、八十歲的長者。參加人數雖然寥寥無幾，但意義重大，他們不辭勞苦，遠涉重洋，與闊別多年的舊友重聚，重溫當年舊夢，這證明童軍友誼確是難能可貴。當我們唱著第 10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營歌時，聲音嘹亮，好像回復當年少壯，沒半點老態。難道童軍活動能令人青春長駐？我們到處找尋往日營地遺址，可是甚麼也找不到，只有第 10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的圖騰標誌，還矗立在山坡上，傲視整個馬奇嶺童軍營地。最後，我們參加了來自世界各童軍會的榮譽童軍聯誼會後，便結束這個第 10 屆世界童軍大露營金禧紀念重聚聯誼會。



我自 1950 年參加童軍運動至今，已有五、六十年，從沒因學業、事業、個人生活或家庭生活而有所中斷。

這當然有賴父母的支持，妻女的諒解，自己的堅持和決心，並將個人生活、家庭生活和童軍生活，和諧地融會一體，而最重要的還是對童軍運動的信心。我在童軍運動中只是一個小角色，但五十多年來，我卻發掘了不少童軍精英，培訓了不少對社會有貢獻的青少年，更感欣慰的是維繫了一群童軍老友，彼此不離不棄，互相扶持，五十年亦不變。✿

